痴情

-------读《母亲石》有感

高一（12）班19号 李唯一

那是块极不出奇的石头，平整光滑略显土气，没有一丝与众不同之处，不禁让人嗤之以鼻。

据说这是一块望儿石，是宗喀巴的母亲日日所倚靠的，因为思念进藏学佛的孩子，泪水和汗水混杂着磨平了它，这斜倚在路边的石头却也有了母亲的温度。看到这里，梁衡的心里似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与之共鸣，梁衡的母亲---满头白发的老妪，摆着哆嗦的瘦弱的腿，似婴儿蹒跚般，不辞路远，拄着竹杖，扑着风尘而来。恍然间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母亲也是如此痴情的人儿啊。

余晖之下，望儿石后飘出的红丝，十分温存，让人驻足痴望。这让我想起了三毛手里把玩的痴心石。三毛视之为宝，总是一箩筐地把各式各样的看不出纹理的石头捧回家，母亲总是无奈又心疼的收在家中，一个个的清洗，潺潺流水下母亲粗糙的双手摩挲着石子，水滴里映衬的全是母亲的身影。我想这大概是三毛的痴物，母亲的痴情吧。

于我而言，母亲是个极严格的人，作为理科教师，她的思维十分严谨，也少有情感的流露。母亲做事有条不紊，整洁利落，而我则是爱收集各种不知名的小玩意儿，自以为对精巧的物件有着某些情怀，我的书房里囤积着生活中的琐碎件儿，母亲总是对我的廉价的收藏品心生厌烦，留下一句：“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”但手里的活却没有停下，我则嬉皮笑脸地看着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小心翼翼地收拾着的母亲，一次，母亲一不小心把我的模型飞机的一边支架撞断了，背过身去笨手笨脚得试图把支架拼接上，这瘸腿模型却也成了我最珍爱的模型。

但母亲没有逃过岁月这把横扫的镰刀，她的身影渐渐地缩小，不再是那为我遮风挡雨的避风港了，在我成为寄宿生后，母亲与我的距离又远了，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感更显深刻，我独自拖着行李箱登上车，车子渐行渐远，母亲眺望着的身影渐渐淡去了，猛回头，不知何时，早已泪湿衣襟。

长大了，离开了那个温暖的怀抱，却十分怀念母亲在身边的日子， 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是孩童之时母亲的承诺，白驹过隙，我们的承诺还在风中漂泊，梁衡不曾想过坚强的母亲哀求着孩子的陪伴，三毛不曾想过不爱收藏的母亲耐心地清洗着古玩。何时轻轻拉起母亲的手就像儿时母亲牵着我的手一样，炽热的母爱前，我的一切骄傲不堪一击。

望儿石不平凡，痴心石不冰冷。

阳光静静的泄在歪斜的模型之上，微风过处，茶香氤氲，母亲啊，咱都是痴情的人儿啊。